

名家访谈

开栏的话

人是万物的尺度,作家是文学的“故乡”。

湘江周刊特推出“名家访谈”栏目,与文艺名家面对面,围绕热门文化话题、人物自身经历等展开对话。

我们期待,用平视的角度,去真诚对话,精准记录;我们更期待,在日渐均质的世界里,去找到那些可能被讲过很多次的故事深处,暂且被遗忘却令人兴奋的角落,以此抵抗一点点新闻的速朽。

希望它视野开阔,边界柔和,发声锐利。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李婷婷

小说的虚构长臂,能帮我抵达更深远的时空

湘江周刊:能否谈谈《空山》写作的最初动因?从起念到动笔,推动你写作这篇小说的最大驱动力是什么?

沈念:《空山》的写作是在下乡的途中进行的,是我迄今小说作品中体积最大的一个中篇。写作的最初动因,就是我在下乡途中遇到的一位村民。

2019年至2020年底,我被省委宣传部借调加入省委第十八脱贫攻坚督查组,前往湘南山区的永州江华瑶族自治县,每次下乡十天半月,实地走访了180多个村庄。在一个叫务江的水库移民村,我遇见一位长相奇特的老人。上世纪80年代,他放牛时遇到大雨,从山上滑倒摔落陡崖,被一棵树拦腰截下,额头重重磕在树干上,整个脑门凹进去一大块。老人有一个儿子,1977年出生,六年前离家后不知所踪。他就是小说中彭老招的原型。但他又是无名氏,是乡野大地芸芸众生的代言人。

从乡下回到城市,老人的表情一直在我脑子里盘旋。他的命运,激活了我对过去乡村生活的经验与记忆,引发我对乡村及乡村人物的思考和书写。

湘江周刊:关于展现脱贫攻坚的文学创作,兼具调查性、记录性和真实性的报告文学似乎是一大主流,我们目前看到的很多文本也大都非虚构纪实。为何用“虚构”这一表现方式来纤毫毕现地展现波澜壮阔的时代?小说的叙事方式在表现主流题材上有何独特性、延展性和困难之处,你如何处理和突破?

沈念:我的写作形式主要是小说和散文,下乡过程中,有了创作的想法之后,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小说这一体裁。我笔下的人物都是乡村的小人物,他们的命运和行为,体现的是生活的小细节,但很可能会不经意间奔腾出惊涛骇浪。

选择小说,是因为小说的虚构长臂,能帮我抵达更远的过去,也能伸向更远的未来,我觉得以小说来写作这些脱贫大时代里的小人物,更自由,更能杂取种种,合成一个。我不敢说我在小说中创造出了新人物,但至少我留下了真实的小人物形象。乡村和脱贫攻坚,是个巨大的写作场,是条宽广的河流,容得下各



蒲扇里的龙船经



种文体的尝试,可以有无数浪花的欢腾,最终它们构成和留下的是一个时代的真实图景和永恒的文学记忆。

走在大地上,比坐在书房里更有勇气和真情

湘江周刊:故事将“我”的身份,定位为一 名从大山里走出来、又从省报到基层挂职的记者。为何选择“记者”的视角来观察和记录易地扶贫搬迁这一历史时刻?曾经的记者身份是否有助于你对人物和事件的观察、采访、洞悉与把握?

沈念:小说中挂职记者“我”的设置,与湖南早几年开展过选派一批优秀编辑记者下乡挂职的活动有关。我们这群在省城工作的人,多数都有乡村生活的记忆,有时把自己当作一个县、乡的干部,设想我们身处这样的处境,要如何来解决现实难题。前几年的决战脱贫,与其说考验了一批干部,不如说也是在考验一批离开乡土的知识分子。乡村是中国社会的大地,承载着万物,也承载着繁华的城市,但这种承载不是没有限制的,需要我们找到并维护好其中微妙的平衡。

我当过八年记者,对乡村基层并不陌生,但永州之行,让我对自身也有了一定的反思,让我在经验和情感上意识到与祖先和传统的深刻联系。这种深受感动,变成一种信念、信心。困难再多,但总有办法,或者时间就是办法。过去我们走马观花,“从乡村”看到过去,但这次下乡,我调整身份,总是设想自己是“在乡村”的一员,让自己有了乡村本位立场的思考。

湘江周刊:如何让自己足够深深地潜进乡村社会肌理之中,用新鲜的一手材料进行写作?

沈念:在城望乡,仅仅依靠过去的经验去想象和书写今天的中国乡村肯定是不够的。大变革的时代,乡村的凋敝和振兴,我们必须思考一个更庞大的乡村所在,认清安然状况。

沈念:

## 走在大地上,比坐在书房里更有勇气和真情

“名家访谈”第一期的主角,是“文学湘军”五少将之一、湖南省作协副主席沈念。今年4月,他的中篇小说《空山》获得第十七届“十月文学奖”。小说以易地扶贫搬迁钉子户为叙事蓝本,写出“空山”过程的必然和必然之途的复杂性,被誉为“‘七零后’的《山乡巨变》”。“十月文学奖”获奖词中这样说:作为情感共同体和地方知识的乡土,沈念为扶贫书写贡献了独特的感觉方式与文本形式。

对新时代乡村的书写,当然首先是要足够深深地扎根到日益变化的乡村社会里,像前辈作家周立波、柳青那样,真正融入到当地村民群众的生活之中。偏远地区的乡村往往蕴藏着鲜活的创作“富矿”,走进现实生活也远比起看堆的材料更生动跌宕。

深入生活的过程,能帮我们真正解决“我是谁”的问题,最佳的状态应该是身入、心入、情入。面对庞杂的乡土社会世界,面对纷扰的人事历史,一个优秀作家应该积攒并迸发一种力量,以宽阔的个性和坚实的能力,在情感上深刻地贴近、热爱那片土地和土地之上的人。

湘江周刊:深入基层,扎根乡村,这样实地考察大地的方式,对自身写作带来怎样的影响?

沈念:作家深入生活,不应是一句虚言。我的湘南山区之行,听到人们给我讲述山林田野沟壑上的真实经历,像听故事般新奇;走村串户遇见的人,我都当生命中要经历的人那样对待。行路中的相处和观察,我渐渐对此刻发生在中国乡村的大事件有了新的认知与确信。下乡成了我将受益终生的一次田野调查。

走了近两百个村庄,我拍了很多村委会村名牌匾和风景的照片。走在乡村的大地上,有时会觉得比坐在书房的任何时候都有着更大的勇气和真情,有着更大的充满自信的艺术能力。

鲁迅曾经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其实,这就是生活与写作的奥义所在,这也是我行走江华和深入其中所得到的珍贵财富,那就是永远要坚持对生活的诚实和恳切。

书写乡土现实,更探寻“美好生活”的去往之路

湘江周刊:安土重迁的传统乡土文化,要在全新的土地上构建新的文化和风俗,寻找新的生存方式。为何选择“易地搬迁”作为你表现精准扶贫的切片?写作前后,你对“易地搬迁”的理解有何异同?

扇、携了凳子,汗长水流地扇着风,从背篓里拎出几串粽子,津津有味地享用,看到精彩处,再香的粽子也忘了塞进口里。

端午除了龙船,当然还有包粽子、挂艾草的习俗。从山里采来菖蒲与艾草,捆扎在一起,挂在堂屋门口,菖蒲与艾草相依相偎,蒲剑艾旗,浓香四溢,清新每一个平常的日子。外婆与母亲做的粽子,也称得上的一绝。用红枣、花生、苞谷、绿豆、腊肉等掺和在用木碱灰浸染过的糯米中,用箬叶包裹成三角形或小宝塔形,用粽叶线扎紧,十个八个一串,放入锅中煮熟。刚开锅的粽子,外观青绿,内里嫩黄堆累,清香扑鼻,十分诱人。

遗憾的是,外公走了好多年了,80多岁的外婆也因为一场意外离开了我们。没有了外婆的蒲扇,没有了外公讲读的龙船经,再去河边看龙船,已找不到当时味道。

又是一年端午。河岸早没有以前热闹了,扒龙船这样的聚集活动,也因为疫情没有再办起来。有年轻人在炎热的午后,手持彩色电动小风扇,再也不见蒲扇、粽子和老冰棍的踪影。河边有人嬉笑、歌唱,口里唱的哼的,也不再是我熟悉的那些老歌曲。

我漫无目的地走,远远看见河边有一位老人在忙活着。我绕过几只泊岸的小筏子,来到他身边。老人似乎没有发觉我的到来,只是一门心思地用桐油搅和着石灰,将那只心爱的木船一遍遍地打磨,再用油膏细细地涂抹、清缝,他好像补的不只是一艘旧龙船,而是他年轻时的岁月,他用以精雕细琢的整个生活与世界。

老人脸方颈长,平头短须,面色黝黑,几道褶皱横在额头与脸颊,如水岸裂石,眼神并不浑浊,每一次细抹细扳,若有粼粼的水光映射出来。他用肩头的毛巾擦了一把汗,又用一把老旧的蒲扇摇了几摇,似曾相识的蒲扇让河边的我痴了许久。

一些霞光漫上来,老人的背影,在一片金色中拉得好长好长。只见,他端起手边的陶瓷缸,喝了一口茶,之后凝视着眼前的沅水,哼唱起来:“潭潭起鱼浪来,山伯引来祝英台。哥是大船漂四海,妹是小船紧紧挨。油菜开花一片金,桐子开花一片银。金子银子妹不爱,单爱情郎探花人。”歌声中,有隐隐的忧伤在流动,流向未知的远方,或是一些往事的褶皱里。

沈念:“易地搬迁”是精准扶贫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板块。土地是农民“看得见”的财产,也是看不见的灵魂。在老一辈的内心深处,乡土社会如同一个生活结构稳固不变的社会,世代的黏着,绝不抛井离乡。这个社会常态下的“迁移”就变成了基层干部面临的难题,我与同行者探讨的话题,也是《空山》置放所有人物情感、生活、生命的背景。

易地搬迁的老一辈,念念不忘且还时常会回到山上未拆除的老屋,也许这是暂时的现实,他们的下一代会熟悉新的生活。在我结束督查工作前夕,我们在下乡中走访了几个大的安置小区,随着配套设施的完善,农民对新环境的熟悉,社区化管理的深入细致,很多老人也逐渐适应了新的生活环境。言谈中,能看到他们的那种抵触的情绪被一种新的认同代替。这种认同也许是对子孙后辈未来的希冀之情。

湘江周刊:除了书写此刻发生在大地上 的事,以及“活着之上的乡土现实”,你还想通过小说传达什么?

沈念:这个小说,我的视线是投向“平凡的生命”和时代“惊涛巨流”下的时光之变。不仅是写此刻发生在乡村的故事,更多的是对乡村命运的理性思考,对心灵生活的一次钩沉。守和变是一种能量守恒,乡村不只是我们所以为的沦陷,而是在建设中完成了又一次生长。

作家不是那种随时站在时代潮头上的人,但他要看得清潮起潮落,在写作中应该往后退,尽最大可能地用更敏锐的体察和更深刻的体悟,来重建和塑造新乡村题材创作中的艺术新形象。这就需要 we 更真切地深入到现实生活之中。文学描写的既是这个世界、当下中国与这个时代的荣光和艰难,也是个体的痛和欢笑、爱和泪水、挣扎与奋进。我们的内心没有这样清醒的认知,是难以去写出一个与过往不同的乡村文学作品来的。

这个小说不仅是书写此刻大地上的事,书写无法回避的活着之上的乡土现实,也是在试图发出对乡村未来命运的思考之声,探寻何为“美好生活”的时代之问和去往之路。

汉诗新韵

## 假如没有屈原

也人

——

假如没有屈原,汨罗江只是一条河在沿岸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流过没有人在江堤来回踱步,带着伤痛一座祠,也不会为一个人流传至今

列国的王公贵族是否还争辩不休哀民生之多艰的人,抵抗不了内心的无奈和一个殿堂的昏庸谁?能挽救即将崩溃的王朝的日落假如没有屈原,还有谁会在楚地挣扎,像一尾鱼天问也没有答案又有哪颗星星彼岸花开,千年不谢

那落水的粽子,被龙舟桨惊醒年复一年,人们的悲伤日渐脱落五月初五,在每条河流中稍瞬即逝

二

借你千年不锈的笔,蘸一江碧水以依旧的命题,颂扬荆楚大地上伟大的生灵,一棵棵坚贞不渝的橘

五月的龙舟,五月的粽子都不及你五月的一片小叶一朵小花一颗小刺只要一个生动的跳跃,所有的五月风云震荡失色,生与死在瞬间诠释你怀抱一江水百姓就是那一滴滴的水你直举一柄剑阴霾就在你的头顶上空破裂

爱与恨,被岁月的滚滚洪流冲洗泾渭分明,让人也分明地看到历史长河中,毅然挺立着一棵志在南国步履坚定高雅的橘

文学评论

朱辉军

张勇是一位工人队伍中成长的诗歌爱好者、业余创作者。他的诗有建设者豪迈的一面,也有细腻入微的一面。

先来看张勇《漂亮》中的一节:

长得好看,那是因为白云徜徉在蓝天  
我的客观成为了你的主观  
画画好看,画的是我心中的怒煞

我的主观成为了你的客观  
想起了什么?是想到了青梅竹马,还是美丽邂逅?或是不清、道不明的梦幻?我想,意象、意境、意趣,恰是诗歌应拥有的。

无意之象,多半是无根的苍白幻象;无象之意,就完全逸出了诗歌及艺术。张勇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一点。组诗《城市印象》中有一首《路口的信号灯》,是这么写的:

很小却有挡住洪荒的力量  
因为你的里面注满了理和利于是忙乱变得有序  
为了更猛地追逐,洪流在等待中蓄力

信号灯司空见惯,但写入诗中,将它与路口汹涌的人流连在一起,就产生了奇妙的化合作用。一巨一微、一静一动,满满的现代城市感扑面而来。

本来“意象”应该隶属于“意境”,意象如果是色块,那么意境就是五彩缤纷的境地。到了现代工业信息社会,还可以有“意境”吗?

在《早春有感》中,张勇写道:

一树嫩绿池边站,云移水皱飘梦来。  
风过虽有红花落,但看新莺渐次开。

此诗中的“站”,不如用“立”;但“云移水皱飘梦来”,堪称神来之笔;整首诗意境清香,散发出浓浓的早春气息。

写的虽然是当下情景,但多少还是比较接近古韵。《都市落日》则不同,完全是现代感觉。其中有一节是这么写的:

下坠的落日仿佛被高楼夹住  
一点一点,一步一步  
用力向下滑去  
摩擦的火星把一幢幢大厦衬上红晕  
这完全是现代大都市的写真,而且意境宏阔而璀璨。置于现代派诗林中,也并不逊色。

对于“意趣”,严羽的阐述比较到位:“其妙处莹彻玲瓏,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诗不可写得太过,要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诗也不能写得太过用力,那样很容易滑向矫揉造作。

令人欣喜的是,张勇有些诗作接近了这种境界,《立夏的雨》尤其让我击节赞赏:

立夏的雨  
是细润又浓稠的雨  
我迎着粉红的花走去  
不只有雨声  
还有越来越清晰的心跳和脚步声  
愈来愈近  
张臂相拥的一瞬  
电光一闪  
猛回首  
繁花仍在水雾弥漫处

这首诗含有丰富的内蕴,是初夏声光色的交响。全诗妙趣横生而又耐人寻味,每次读后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要获得意象、意境、意趣,需要经过慧眼捕捉、心灵酝酿、手下表达。这就是郑板桥的“眼中之竹、心中之竹、手中之竹”之谓也。这需要敏锐的眼光、敏捷的感觉,见人所未见,在习以为常处有新的发现。诗人还要有爱心、童心、慈悲之心,从心中流淌出的诗行,才能真正打动人心,并传之久远。

张勇将他的热情不断倾注到自然、社会、人生之中,尤其对当代建设者给予了格外的关注,写出了一系列优秀作品。组诗《桥梁建筑工》,勾勒了测量员、压路机手、钢筋工、质检员、塔吊工等伟岸的身姿。其中尤以对钢筋工的速写传神:

再粗砺的钢筋  
也抗拒不了他们的手  
拧弯箍紧  
织就的是跨江大桥的骨骼  
诗由心生,作诗从根本上说就是“以心换心”,以诗人的心绪拨动读者的心弦,从而产生呼应与共鸣,在心底里激起涟漪。

张勇多才多艺,诗书画兼善,陆续发表了不少佳作。人生有限,时间不止,宇宙更是无尽无头。作为个体,如果能留下一些具有特异美感和高远思绪的东西,就算是汇入“不改半分胖瘦”的浩瀚大海,亦可无悔哉。

(作者系著名文艺评论家、美学家,中国文联出版社原总编辑,中国艺术报原总编辑)



既生于心,就应拨动心弦

——张勇诗歌品读